



## 痰分有形与无形之我见

痰分有形与无形两类，这是中医界较流行的学术见解。所谓有形之痰，是指视之可见，触之可及或听之有声的粘稠病理产物。但对于无形之痰的含义，目前认识不一。也有非之者认为：凡痰都是有形的，无形痰的说法是错误的。笔者认为，要澄清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对“形”这一多义词的理解。

形有形体之意。从这个意义上看，言“凡痰皆有形”的观点是正确可取的。因为痰作为一种病理产物，祖国医学已将其概念规定得十分明确。诚如《中医名词术语选释》“痰”条所载：“痰指呼吸道分泌的病理产物，并包括某些病变器官组织内积存的粘液物质。”我们知道，自然界物质有三态，其中固态、液态是有形之体，只有气态是无形有质。痰既然是粘液物质，属液态，当然是有形体之物。《丹溪心法》曰：“痰随气行，无处不到。”可见，人体之痰一旦形成，可籍气同流，广泛地凝聚、留伏在各个组织器官，变幻百端，产生各种病证。若痰停留在与外界相通的器官，如气管、食道、胃肠，就可排出体外，视之可见；停留在体表组织，如皮下，则触之可及。但停留在人体深部组织，既不能排出体外，又不能突出体表，当然察视不到痰液、痰块。我们岂能因为肉眼看不到、摸不着就否定痰是一种稠粘之物这一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足见，无形之痰亦为有形之体，其和有形之痰的区别仅在于凝聚、留伏的部位不同而可见或不可见。

形又有显露之意。如果根据痰在人体内的病理变化特点，将一些能够察视的“显露之痰”用有形之痰的术语概括；将一些难以察视的“无显露之痰”、“隐伏之痰”用无形之痰的术语概括，则无论从语词文字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成立的，而且也符合医理。然将痰分为有形与无形的分类法有其缺陷。如不少中医教材和论痰专著在痰的含义中言：痰是粘稠的病理产物，有形的致病因子。在痰的分类中又言：痰分有形、无形两类。这种表述法极易使人误解，似有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之嫌。为此，笔者认为，既然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的区别仅在于其部位不同而可见或不可见，不啻直将痰分为“显现之痰”和“隐伏之痰”更好。

## “五十营”探疑

“五十营”是《内经》提出的关于经脉之气昼夜运行度数的理论。据原文所载，其理论要点是：经气运行的速度为6寸/息，人体昼夜呼吸13500息，故经气昼夜共行810丈；经气运行28条经脉为1周，全程16丈2尺，昼夜共行50周次。作者剖析其内容，发现多有疑窦，特作肤浅讨论。

一、“五十营”理论中经气周行28脉、全程16丈2尺的说法是可疑的。从《灵枢·脉度》记载的经脉长度推知，“五十营”之28脉是指左右十二正经共24条，任、督脉各1条和跷脉（男阳跷、女阴跷）左右各1条，总长16丈2尺。既然“五十营”经气运行1周之行程等于28条经脉长度之和，那么，“五十营”规定的经气就只能是“单线”、“串联”流注的。对左右十二经和跷脉而言，经气只能或先注左、或先注右，必不能同时同步流注，这是与传统的经络理论相违背的。但《灵枢·经脉》、《灵枢·营气》等篇叙及经脉循行或经气流注时，都只说经名，不标左右，其双侧经气流注同时同步之意，已在言外。历代医家中，力证经气左右并行者亦不乏其人。如清代周学海说：“人身之气，左右并行，绝无左右先后低昂之迹”，“气之运行于十二经也，虽各经之脉左右各有一条，而气之左右并行，卒无分于彼此先后也”。再从后世子午流注理论双侧同名经穴总是同时开闭的情况看，经气在双侧对称经脉中也是同时流注的。从相反方面说，若经气“串联”流注，左右行不同时，必然出现流注交接次第的乖错，而与《灵枢·经脉》、《灵枢·营气》等篇论述的经脉流注交接规律相矛盾。

上述几点足以说明，经气在左右对称经脉中只能同时同步“并联”运行，而不能作左右先后不同的“串联”运行。这样，经气运行1周的行程，以《灵枢·脉度》为准计算当为：

$$\begin{aligned} & [162 - (\text{任长} + \text{督长})] \div 2 + (\text{任长} + \text{督长}) \\ & = [162 - (4.5 + 4.5)] \div 2 + (4.5 + 4.5) \\ & = 85.5(\text{尺}) \end{aligned}$$

即8丈5尺5寸。“五十营”以16丈2尺作为经气运行一周的行程是不妥的。还须指出，经气流注维、冲、带诸脉之次，“五十营”不具，而只提28脉，难免有疏

数(28宿之数)之嫌,亦属可疑。

二、“五十营”理论中人体昼夜呼吸 13500 息的数值与实际出入很大。现代成人安静时平均呼吸频率为 14~16 息/分,取其中值为 15 息/分,故昼夜呼吸次数为  $15 \times 60 \times 24 = 21600$  息,它几乎是 13500 息的两倍。何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呢?是古今人体生理不同吗?显然不是。是“五十营”文字脱简传抄之误?然考《甲乙经》、《太素》、《难经》所载数据与“五十营”同。还有一种可能,即“五十营”呼吸频率或系古人练功调息时变缓了的数值,但这种受制于主观意念的特殊生理状态是不能作为常人生理而立论的。意念虽对呼吸有很大影响,但对脉率的影响则小得多,从原文“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的脉息比率看,“五十营”之“息”,显系“平息”,其“息”之长短,当与现代人无太大差别。所以,“五十营”息数之误,似不在于单“息”之长短,而在于昼夜总息数测算之失。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只可存疑。

三、“五十营”中关于昼夜气行 810 丈、50 周于身的说法,也难令人置信。昼夜气行周次,是根据昼夜息数、气行速度、气行 1 周行程三者推算的。据上文论证,“五十营”所载气行 1 周的行程和昼夜息数均有错误,以此为条件算出的昼夜运行 50 周次一数必不可靠。据上文推论,《内经》时代人体呼吸频率与现在不会有太大出入,故可用现代人 21600 息/昼夜作为当时人的昼夜息数;据上文经气对称流注 1 周全程当为 8 丈 5 尺 5 寸;若再假设 6 寸/息是正确的,便可重新推算经气昼夜运行的全程和周次:

$$\begin{aligned} \text{昼夜全程} &= \text{气行速度} \times \text{昼夜息数} \\ &= 6 \times 21600 = 129600 (\text{寸}) = 1296 (\text{丈})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昼夜周次} &= \text{昼夜全程} \div \text{单周行程} \\ &= 1296 \div 8.55 = 151.58 (\text{周}) \end{aligned}$$

这两个结果与“五十营”所载 810 丈和 50 周相差甚大。

综上所述,“五十营”理论疑点颇多,不能真正反映经气运行的客观规律。它似乎是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法则天地,由日行 28 宿之次、重阳九九、大衍五十之数演绎的一种人体经气运行模式,故不足以作为经络研究中的论据。当然,“五十营”理论毕竟承认人体气血运行有周期性变化,承认人体生物钟现象的存在,作为一种思想,亦不无可取。

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周铭心

## 小议附子

附子一药为临床常用之品,故用之者广,研之者众,然其功用犹有亟待阐明,以澄视听而便掌握者。

下列数项之真谛似尚需深入探研以昌明学术也。

1. 关于生熟分用问题:近人陈中权曰:“同一药也,一生一熟,力有大小,主治亦异,附子其一例也。”(引自《中国药学大辞典》)考附子生熟分用,最早见之于仲景书,陈氏据《伤寒》诸方归纳之云:“用熟附以补肾阳皆是也,其主用终关温补方面者;……用生附以回阳救逆皆是也,其主用终于救逆方面者。”(同上)证之《纲目》所述:“生用则发散,熟用则峻补。”文虽有殊,而意则相近。张山雷述之更为具体:“如其群阴用事,汨没真阳,地加于天,仓猝暴症之肢冷肤清、脉微欲绝,或上吐下泻、澄澈不臭者,非生不为功;而其他寒症之尚可缓图功者,则皆宜熟用,较为驯良。”可见先哲于附子生熟分用至为重视。按药物经炮制后,性有改变,用各有别,为数众多,何独附子。唯传统之见与现代药理研究结果有所违背,如《中药学》(试用教材,1978年)略云:附子强心之有效成分,为耐热之非生物碱部分,经过炮制,乌头碱被分解,毒性减弱,但强心作用并不减弱。以是观之,生用固能回阳救逆,熟用当亦并未减弱,陈中权所说:“颠倒妄用,无益有害”岂不是偏见吗?

2. 关于服用中毒问题:《本草纲目》曰:“乌附毒药,……有人才服钱匕即躁不堪,而昔人补则用为常药,岂古今运气不同耶?”可见附子用之不善,每致中毒,古人早已有所认识。《中药大辞典》云:“乌头毒性极强,因品种、采集时间、炮制、煎煮时间等不同,毒性差别很大。”其实附子亦与之类似,“不同地区附片毒性测定可相差 8 倍之多。”(同书)至服用中毒与否,尚有用法、用量以及病人禀赋差异诸因素焉。李氏所谓“才服钱匕”,当是研粉入丸散而吞服者,其毒性自较入汤煎服为巨,《中药大辞典》:“中毒剂量……附子 0.5~2 两”(15~60 克),盖指汤剂而言,而吞服剂量则尚未见有报道,鉴于附子入丸散而服之者颇多,似亦应予确定,未审然否?

3. 关于热药冷服问题:李时珍曰:“凡用乌附药,并宜冷服者,热因寒用也。盖阴寒在下、虚阳上浮,治之以寒,则阴气益甚而病增;治之以热,则格拒而不纳。热药冷服,下咽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而病气随愈,不违其情,而致大益,此反治之妙也。”按缪希雍有云:“散寒药,宜热服。”乃言服药之常例也;真寒假热、格拒不纳,治以热药冷服乃用法之变化也。此法目前临床虽极为罕用,然存此一法自有必要,惜临床报道者尚未见之,有待实践予以证实。

4. 关于配用干姜问题:《证治要诀》曰:“附子无干姜不热。”按附子临床配合应用至为广泛,本非必于